須真天子經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大乘單譯經・第0389部

須真天子經二卷

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須真天子經卷上

問四事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游舍衛國祇樹之園給飯孤獨精舍。與大眾俱。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及諸欲天子諸色天子諸遍淨天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是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圍繞會聚而爲說法。爾時文殊師利童子。須真天子。於會中坐。須真天子察眾坐定。便從坐起整衣服。叉手長跪白佛言。願欲有所問。惟佛分別解說其決。佛言善哉善哉天子。爲世一切求最上義。乃以此念問多陀竭。所疑便說恣所欲問。須真天子踴躍歡喜即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謂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謂菩薩得無能及最禍之福。何謂菩薩得知無所罣礙之行。何謂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謂菩薩入眾勇辯得無恐懼。何謂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何謂菩薩得依法奧超絕於俗。何謂菩薩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謂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何謂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何謂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謂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謂菩薩得不爲俗法之所玷汙。何謂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何謂菩薩得知巧方便根爲眾說法。何謂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慾會。何謂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謂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何謂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謂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何謂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謂菩薩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何謂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何謂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何謂菩薩得爲一切世人所愛敬。何謂菩薩而得智黠爲人所譽。何謂菩薩所行功德而不可盡。何謂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謂菩薩常爲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謂菩薩諸所施造輒爲作師。何謂菩薩總持眾事無所不了。須真天子問已默然。佛言善哉

善哉須真天子。所問甚深。多所過度於世人民。念持是事以問如來。起菩薩意濟脫生死。諦聽諦受。佛當爲汝解說其義。踰於所問疾得是事。於是天子受教而聽。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何等爲四。一者以善權方便入於智慧而不動轉。二者以立大哀住無蓋慈。三者以立法義所問能報。四者以立於道逮得神通曉知所有。是爲四事。菩薩得不妄信而志大乘。佛爾時歌頌而言。

堅住於權方便　　已見慧智無底

普弘廣行大哀　　慈護人常得脫

得義法善方便　　應所報無躓礙

神通達道化之　　以得是無能壞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何等爲四。一者精進不轉。二者身所行淨及淨他人。三者其意純淑得至於道。四者不厭倦於佛法而得成就。是爲四事菩薩所作堅強得不怯弱。佛爾時歌頌曰。

得堅住於精進　　立中正無兩際

常清淨無垢濁　　身意行口亦爾

所作爲常純淑　　以是故乘佛義

於請益不厭倦　　常思念於佛法

此四事法之上　　是則爲微妙持

若有堅住法者　　便當得道行徑

於內外皆已了　　悉逮得道之節

在於此三處中　　爲法王今不久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法。得無能及最禍之福。何等爲四事。一者以般若波羅蜜。廣教授諸菩薩。二者未發道心者。而勸一切令發道意。三者常行三品願一戒二智慧三平等。應是事者所作功德而無恚怒。四者心念於道而無懈怠。是爲四事菩薩得無能及最禍之福。佛爾時歌頌言。

用智慧度無極　　教導於解黠者

便以等住於道　　則恆以是道心

廣勸勉於眾人　　皆使令發道意

於三品而不轉　　若有應於是者

便爲合於道義　　其一切諸所作

是功德遂當辦　　稍得依近於道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無所罣礙之行。何等爲四。一者有所作常以慧。不爲頑佷自用。二者知一切法因緣所屬。離於吾我而無嗔怒。三者以空法攝護一切。四者遠離愛慾曉了六情。是爲四事菩薩得無所罣礙之行。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常以慧　　不佷不自從

信用律方便　　所見而不受

是法爲以空　　終不捨離人

行過諸所欲　　內外爲已淨

如是最上法　　四事之所立

便得智無礙　　慧度於無極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何等爲四。一者所聞不厭足。二者應人所欲。而爲說法心無所冀。三者一切所作如幻。於諸法界慧無所壞。四者一時發道意。超入法城。是爲四事菩薩去離冥塵而得智慧。佛爾時歌頌言。

常求深學　聞不厭足　審觀法義

應所欲教　已得總持　自以意說

不復從人　有所啟受　所作若夢

及野馬幻　視一切法　痴分如是

其所修設　而不壞法　一發淨意

便棄苦痛　如是法品　甚爲殊傑

是經尊特　常當親近　去離冥塵

而得慧明　游於三世　譬如日光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入諸勇辯得不恐懼。何等爲四。一者得陀鄰尼念持不忘。二者語能報諸所問。皆斷其狐疑。三者以大哀。教授一切使入空。四者所作離於魔事。便得神通之智。是爲四事菩薩入眾勇辯得不恐懼。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於總持　所聞而不忘

語報堅諸問　皆斷眾狐疑

大哀廣教授　一切無所有

神通爲已達　魔欲不能制

如是四事法　　則爲應菩薩

於是無恐畏　　在眾住不懼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何等爲四。一者諸所聞者皆悉持之。於所聞無所聞。亦無力亦無持亦無所至。二者諸所音聲非是正行。皆遠離之諸法皆解脫等。若如稱義議如響。三者若聞他方有深經。輕身往求。四者已入寂靜義。而無有憒鬧。是爲四事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佛爾時歌頌言。

雖欲多聞法　　不聽采其義

無聞亦無力　　因義是其要

三界諸音聲　　皆非正道行

響等譬如稱　　知義亦如是

於是得聞聽　　觀受奉其義

無使身自行　　彼說聞歡喜

其義最第一　　法寂無憒義

用是深法行　　稟承敬其義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依法隩超絕於俗。何等爲四。一者聚會眾人。而爲說法。二者於大眾中。爲現無常事。三者勸大祠祀者。使爲覺願。四者常欲捨諸所有止空閒處。是爲四事菩薩得依法隩超絕於俗。佛爾時歌頌言。

在於大城　　常處其中　　因其黠慧

而爲說法　　住身大會　　建立眾人

淫放逸中　　爲現無常　　會於大祠

彼我等佐　　因祠勸助　　用已覺故

與無有俱　　常念舍離　　心常願求

處在空閒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何等爲四。一者心常在道。究竟不離。二者所聞受持。念未曾忘。三者所許如言。有求不逆。四者習於空無。入一切法。是爲四事得菩薩恭敬順行佛世尊教。佛爾時歌頌言。

身更諸苦痛　　道意終不轉

得聞入法要　　是則大導師

心口有所許　　身行亦如言

習諸空無慧　　入眾智黠法

奉行如法教　　得離淫怒痴

不懈不中止　　無恚亦無懊

十方稱名譽　　歌嘆其功德

若應順此教　　法慧無過者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承法教道利一切。何等爲四。一者受空身住。能爲眾會廣說大法。二者已自調心去離淫慾而得泥曰。復令會者調心止欲說泥洹法。三者自身所作滿足至道。復令一切立摩訶衍。四者自身求法已暢眾妙。復教於人令求索法。是爲四事菩薩得承法教導利一切。佛爾時歌頌曰。

教授於人　令受空要　調心止欲

得住泥曰　有德至尊　及大神足

以法佈施　示人覺乘　所爲已具

至於道心　於眾立人　使至大乘

常求於法　便合義力　爲眾說法

亦不增減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何等爲四。一者日日修梵四淨之行。二者常止宿於空閒之處。三者深入於法忍。四者身心而等慧。是爲四事菩薩得不可及神通之慧。佛爾時歌頌言。

日修梵行　以自興立　常樂空閒

處於清淨　已入深法　便至於道

身心平等　自致得慧　已合如是

於行如等　於五神通　爲已得達

飛到十方　住諸佛前　多所育養

於一切人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何等爲四。一者住四禪者皆令入空。二者常以大哀不捨一切。三者供施三寶精進不絕常不厭足。四者以溫和拘舍羅故。六波羅蜜而得堅住。是爲四事菩薩得魔現怪心不傾動。佛爾時歌頌言。

空無思想住　建立道四禪

常以無極哀　令眾安入義

其於法寶貫　不截亦不斷

應諸度無極　則是權所引

意尊無能壞　堅住而不動

一切諸四魔　皆悉爲之伏

遍見眾庶人　在魔羅網中

示於泥洹道　皆令發是乘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何等爲四。一者常思惟入深法。二者非義之事常悉舍離。三者常憂念一切便得合法議。四者能調剛強開解愚冥得佛無礙智。是爲四事菩薩得深遠智而不可逮。佛爾時歌頌言。

意常思惟　入於空法　放舍非義

常合正義　已入是念　憂勞一切

得深遠智　則意之最　得調剛強

開伏矇冥　令發起意　立摩訶衍

神通之智　皆爲已辦　得智深遠

不可逮覺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不爲俗法之所玷汙。何等爲四。一者若得利若樂若有名若嘆譽不以喜悅。二者若無利若苦若無名若謗毀亦不以憂。三者依受五陰護養一切。

四者若得受陰者示現空聚處。是爲四事菩薩得不爲俗法之所玷汙。佛爾時歌頌言。

若有利及名譽　便已得一切樂

有如是稱嘆者　心亦不以爲喜

若無利無名苦　有智者不以憂

如蓮華無玷汙　於世行亦如是

若受陰用是義　以將護養一切

已能滅盡諸陰　計念之若如幻

於世行隨其法　不爲俗所玷汙

令一切得樂義　以戒德爲涂香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何等爲四。一者是身亦無人。二者是人亦非人。三者諸法皆靜寞。四者慧無所著。是爲四事菩薩得入深行殊勝無侶。佛爾時歌頌言。

是身亦非身　是人亦非人

法靜亦如是　慧亦無慾著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知巧便根爲眾說法。何等爲四。一者便得神通。二者其慧無所罣礙。三者得辯才之智。四者本願已淨。是爲四事菩薩得知巧便根爲眾說法。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已爲達　其慧無罣礙

辯智常如此　本願畢清淨

已知見人根　　如應爲說法

聽者輒聞受　　不疑怪泥洹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慾會。何等爲四。一者得住於空聚若見繫囚便度脫之。二者得立無想諸著行者皆度脫之。三者逮得無願安和定隱將育一切。四者得漚和拘舍羅以智慧示現諸法。是爲四事菩薩得入脫門在生死中不與色慾會。佛爾時歌頌言。

已得空於聚　　繫囚即解脫

已立於無想　　度諸想著行

已得於無願　　安詳和定隱

隨眾所生處　　將育於一切

權慧開化人　　則住度脫門

具足以時入　　不止無色界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何等爲四。一者普視悉見知諸法界。二者了生死本以法度脫之。三者悉知身欲本。四者習於泥洹不疑諸法。是爲四事菩薩得奇特方便降伏貢高。佛爾時歌頌言。

普察悉見知　　一切諸法界

終無偏恨心　　所視悉平等

至於身之本　　處欲而自在

已知殊特便　　以權應而說

一切無所習　　諸法皆滅度

不生無所趣　　所有爲都盡

不慢不自大　　降伏諸貢高

一切以巧智　　皆使入泥洹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何等爲四。一者佈施得豪富因此便致是。二者持戒得生天因此便致是。三者博學成大智因此便致是。四者止觀離生死因此便致是。是爲四事菩薩得因緣方便知諸所作。佛爾時歌頌言。

佈施得豪富　　緣是則果報

持戒生天上　　緣是則果報

博聞慧無慾　　緣是則果報

道觀無識著　　緣是則果報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何等爲四。一者在有常中心得無著。二者在無常中意不有異。三者見諸起者及生死本。乃從十二因緣合會生。其已見知不作是事。四者視諸起滅及生死滅。乃從十二因緣離散滅。其已見知處於三界不作滅事。是爲四事菩薩得律方便離諸所見。佛爾時歌頌言。

見計有常者　　爲示無常事

在於無常中　　爲現中正法

若爲一切人　　廣說因緣意

其聞十二事　　心普得清淨

一切諸十方　　世尊所可說

痴爲生死本　　上下從是起

諸可所起者　　亦終不覆滅

因緣皆已盡　　不與十二會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何等爲四。一者一切人是我所皆爲示現其道。二者所作功德而不厭足。三者住於生死無求泥洹無。四者隨諸所樂而入度脫之。以權行不爲愛慾所污。是爲四事菩薩得善權方便長育一切。佛爾時歌頌言。

堅於一切人　　使住於道覺

諸所作功德　　不念欲中止

在於生死中　　而爲求滅度

如其所好樂　　因是而濟脫

心意常當念　　親近於是法

善權方便故　　都以曉了知

恆志在養護　　無數諸人民

攬持一切智　　皆使疾逮得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何等爲四。一者無慳貪。二者施不擇時與。三者堅於戒。四者身意所作常願於道。是爲四事菩薩得吉祥願身意清淨。佛爾時歌頌言。

心質樸不慳　　持戒淨無瑕

堅住而不動　　譬如須彌山

身意之所作　　常願於覺乘

今得吉祥應　　如是得不久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何等爲四。一者待遇一切人如父母愛其子。亦如自身無異。二者若得苦痛撾捶割剝。計無有身而不愁憂。三者已得解空離諸所見。四者身所行惡常自責悔。他人所作見而不證。是爲四事菩薩得忍辱力心無恚怒。佛爾時歌頌言。

視一切如身　　若父母愛子

常持大慈意　　照育諸人民

若有起恨心　　則覺隨而滅

已解了於空　　能爲第一忍

若身有短惡　　常深自責悔

及見他瑕穢　　終不證其闕

一切諸人民　　吾當盡度脫

在於夜夢中　　未曾起恚心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何等爲四。一者所作福無央數。二者所作慧無有限。三者以一波羅蜜滿諸度無極。四者發意作功德不求余但願一切智。是爲四事菩薩得波羅蜜度於彼岸。佛爾時歌頌言。

所作福無厭足　　如眾流歸於海

修智慧無限量　　已得住於佛乘

則持一度無極　　滿足諸波羅蜜

凡發意所作爲　　常願求於正道

已得度於彼岸　　諸度無極亦爾

則便入泥洹城　　如是得不爲難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何等爲四。一者有無盡寶藏。二者有無窮法教。三者神通爲已達。四者心平等譬如地。是爲四事菩薩得應所乏饒益一切。佛爾時歌頌言。

其福藏無有盡　　法教化亦無窮

神通智達無礙　　心平等其若地

如是法難稱量　　已於道而得住

如是者多饒益　　便疾得至於佛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得爲一切世人所敬。何等爲四。一者行四梵行。二者行四恩救攝一切。三者有四諦慧。四者得四無所罣礙一義二法三次第均四報答。是爲四事菩薩得爲一切世人所敬。佛爾時歌頌言。

如梵住行四淨　　常樂施於四恩

已得有四諦慧　　用供養一切人

因是恩已得度　　應教授而說法

以恩行合會人　　用是故見敬愛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而得智黠爲人所譽。何等爲四。一者多聞具足不犯於戒得無所疑。二者已得樂止安而無害。三者已得寂寞諸根便定。四者自身已得安隱而無所貪所作不自侵悉逮見知。是爲四事菩薩而得智黠爲人所譽。佛爾時歌頌言。

聞已具便受持　　以自戒度彼岸

如是者無所疑　　得樂止安隱處

已止宿在空閒　　則諸根用寂定

身已安無所貪　　悉逮見諸自侵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所作功德而不可盡。何等爲四。一者已信得豐饒。二者已精進得豐饒。三者以大哀得豐饒。四者所作功德但願大乘。是爲四事菩薩所作功德而不可盡。佛爾時歌頌言。

已信得堅住　　無能動搖者

常修精進行　　從是得大力

無盡之大慈　　及與無極哀

常爲一切人　　行於廣大道

以如是之故　　得無盡功德

稍稍復增益　　遂至不可量

如月盛滿時　　淨好無瑕穢

常在眾星中　　其明無能蔽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何等爲四。一者如口所言身意不異。二者已受持要。三者心已安隱得住於道。四者意得堅強若如金剛。是爲四事菩薩堅其本要會得至佛。佛爾時歌頌言。

口之所言　　所作亦爾　　若已敬愛

奉持正要　　爲已安住　　於此道意

其身堅強　　譬若金剛　　如是則爲

四事法行　　智黠之人　　常修是事

意不猶預　　爲已得定　　已堅其要

會得至佛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常爲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何等爲四。一者得於智力而無慾力。二者得黠慧力離諸痴冥。三者心得自在不隨魔教。四者爲得總持隨人所樂而爲說法。是爲四事菩薩常爲豪尊攬持諸法而得自在。佛爾時歌頌言。

已智力得勇慧　　爲不隨愛慾力

黠慧力消痴冥　　已度脫諸所見

心已尊魔皆伏　　得總持應問答

教授眾不自侵　　已是故疾得尊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諸所施造輒爲作師。何等爲四。一者不嗔恚。二者常恭敬於人。三者不淫泆。四者意純淑。是爲四事菩薩諸所施造輒爲作師。佛爾時歌頌言。

心念無淫恚　　常住於恭敬

純淑得至道　　爲師敷要慧

造匠眾方便　　於世世之上

世人咸歸仰　　一切頭面禮

複次天子。菩薩有四事行。總持眾事無所不了。何等爲四。一者已通於智。於智中游無所不過。二者所說十方諸佛皆聞其音佛尋報贊。三者皆已離諸無功德法。四者皆已得諸功德正法即便逮得世雄印。是爲四事菩薩總持眾事無所不了。佛爾時歌頌言。

神通爲已達　　飛行淨眾塵

其智甚廣大　　普等如虛空

一切諸如來　　皆見聞其音

報答悉滿足　　其音無缺減

諸非功德業　　爲已悉遠離

愛慶得吉祥　　立諸功德本

已住如此者　　爲能光是法

於是功德中　　皆無自侵者

佛說此四事章句言時。萬二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五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爾時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其大光明無所不照。

答法議品第二

須真天子。則語文殊師利童子言。如來爲我發遣三十二事章句法品。惟願重爲廣說令解。云何菩薩於此大乘意不忘信。文殊師利答言。心自審信不隨他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堅強。答言降棄諸欲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最禍之福。答言了知法界而不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礙行。答言不爲諸入之所惑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去離冥塵。答曰知諸法界本皆淨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入眾勇辯離諸恐畏。答言選求諸法不可得貌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所聞義依而有護。答言知諸法默然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依法議。答言已知住法界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順教。答言不隨諸音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隨法教。文殊答言得諸解脫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無過者。答言於諸法心不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降伏魔眾。答言以空覺於愛慾而求道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智不可逮。文殊答曰得諸佛法悉受持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不爲世法所污。答曰隨世俗行無能污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深行。答言於空法不恐懼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知巧便根。答曰於六情悉見諸情之本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至脫門。答言於一切門爲說脫教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奇特方便。答言於生死索泥洹求而見之於泥洹見生死徑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所作得因緣方便。答曰住於無數悉見一切諸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律方便。答言視一切法無所屬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善權方便。答言隨世所作不離不著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吉祥願。答言已逮道智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忍辱力。答言從本已來至於泥洹悉知諸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度彼岸。答言悉知一切異法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饒益一切。答言悉知無盡法界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爲眾所愛。答言視諸佛剎無有色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眾稱譽。答言不於諸法言是我所非我所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德不可盡。答曰等知諸法如虛空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堅其本要。答言於法界無所破壞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爲豪尊。答言無心悉知一切心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而得爲師。答言於無唸法無所舍故。天子復問。云何菩薩得曉知眾事。答言知一切法無依無怙無來往故。是故天子。菩薩得曉了眾事。爾時文殊師利說是事時。八萬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於是世尊贊文殊師利童子言。善哉善哉。如所解說。分別法義。何快如此。

法純淑品第三

於是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仁者我所問法爲純淑不。答言世之所有欲而無厭。心悉舍離。審於法奧。則爲法之純淑。如吾所報卿屬所問。豈復純淑法耶。法乎天子無純無淑。所以者何。無像貌故。法乎天子不可得見。所以者何。目之所視不極於微用有著故。法乎天子亦無作者。所以者何。用無起故。法乎天子無有道徑。所以者何。無吾無我故。法乎天子悉皆平等。所以者何。如虛空故。法乎天子不可得等。所以者何。用

無侶故。法乎天子常住無來無去無語無言。無毀無譽離於毀譽。無綺無飾無丑無陋故。法乎天子無穿無漏無補無納。所以者何。過於魔行故。法乎天子無長無養。所以者何。離於起滅故。法乎天子無處無住。所以者何。樂於法界故。法乎天子無所畏。所以者何。用不惑故。法乎天子無所愛。所以者何。離於貢高故。法乎天子不貢高。所以者何。習寂然故。法乎天子習寂然。所以者何。離諸念故。法乎天子無所念。所以者何。降諸異道故。法乎天子無有巢窟。所以者何。離淫怒痴故。法乎天子空。所以者何。從本以來淨故。法乎天子無想。所以者何。無聲名故。法乎天子無願。所以者何。不造立識故。法乎天子無造立。所以者何。無疆界故。法乎天子無所猗。所以者何。用無雙故。法乎天子無動搖。所以者何。用堅住故。法乎天子無我。所以者何。用不滅故。法乎天子無人。所以者何。從本已來無所生故。法乎天子無常。所以者何。無所起故。法乎天子無所起。所以者何。習無所生故。法乎天子無所生。所以者何。無苦器想故。法乎天子無有想。所以者何。離諸相故。如是天子此則爲法之純淑義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無所有亦無所要。云何仁者說純淑法議乎。答言善哉善哉。如卿所語誠無有異。無所有者此則純淑法議。所以者何。無身口意所作。是則法之純淑也。所以然者。天子。法無巢窟故。有巢窟者身與意而異。則爲非時之心施。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非時之心。答言天子。有身爲六衰相所繫。而計有常。則知非時之心。知法求名著音聲響。而隨邪徑。則知非時之心。知法及僧受道果證。則知非時之心。知愛慾本邪相施與。則知非時之心。知戒而離寂靜。則知非時之心。畢三惡道得出爲人志在天福。則知非時之心。其意不調而欲佈施。則知非時之心。意無寂滅。則知非時之心。意有猗怙而欲忍辱。則知非時之心。不淨其意而欲精進。則知非時之心。多念喜忘禪思不定。則知非時之心。自大貢高忽於智慧。則知非時之心。住於我所而欲行慈。則知非時之心。志於猶豫而欲行哀。則知非時之心。行墮四證而欲行喜。則知非時之心。住於有身而欲行護。則知非時之心。無身痛癢意而慾念法不應止。則知非時之心。知諸起滅不應斷。則知非時之心。身意相猗不應神足。則知非時之心。以六情猗於五根。則知非時之心。以所見力依於五力。則知非時之心。知七法無覺意。則知非時之心。念愛慾貪不應八直。則知非時之心。於苦智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習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於滅盡而有疑。則知非時之心。齋俗所有欲入於道。則知非時之心。如是天子。受持淨心用專著故。則知非時之心。

天子復問。云何得知是時之心。答言天子。心等如虛空。則知是時之心。復問云何心如虛空。答言。如虛空無心。心亦如是。如是心。心等如虛空。復問誰當信心等如虛空。答言天子。計有吾我人者則不信。天子復問。計吾我人者何所是。答言心等如虛空。

而欲增益過出其上。復問云何增益過出其上。答言計有常者便欲出其上。計無常者亦欲出其上。苦者亦欲出其上。樂者亦欲出其上。憂者亦欲出其上。無憂者亦欲出其上。計有身者亦欲出其上。計無身者亦欲出其上。空無想無願亦欲出其上。幻夢水中月影響一切諸法。其譬如是。如是等而復欲出其上。如法有所處便可增益淫怒痴更相猗復欲出其上。形此生死不可讚嘆泥洹之事復欲出其上。如是天子。是爲計吾我人者。復問云何得無嗔恚而不佷。答言從生死出。住於泥洹。還世間。滅諸愛慾而淨行。於滅不永滅。於起無所起。諸形音聲不以畏懼。如是滅爲習者有所脫。脫習者爲已度如是事一切法。不能舉其功不能勝其德。是爲無恚而不恨。說是法時。三萬二千天子得法眼淨。五千比丘心得解脫。萬二千菩薩得忍辱力。

聲聞品第四

於是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仁者所狐疑。可問文殊師利。長老摩訶迦葉。前問文殊師利言。菩薩云何行八惟務禪。答言菩薩於八惟務禪。本無無所造立禪。無恚禪等禪。是菩薩禪。復問云何作是說。答言惟迦葉。身本無。無造立於三界者。便起愛慾已了離欲。是故知身本無。於三界無所造。於欲無所想。已知空而立禪。如是迦葉而作此說。八惟務禪。本無無造立禪。無恚禪等禪。則菩薩禪。於是迦葉默而無言。賢者舍利弗復問。云何菩薩得無礙慧。答言菩薩於諸礙而無恚恨。於諸罣礙而無制著。一切愛慾而皆見知而不捨離。所以者何。養護一切故。是故菩薩得無礙慧。

賢者摩訶目犍連復問。云何菩薩而得神足。答言。惟目犍連。菩薩於無爲而無所受。度脫一切而降盡之。不於有爲有所受。所以者何。將護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大神足。

長老須菩提復問。云何菩薩得知他法行。答言。惟須菩提。菩薩於一切他異法悉了知之。心於道事而不厭。常樂三昧而無足諸所作爲而示現。是故菩薩得知他法行。

賢者分耨文陀尼子復問。云何菩薩博采眾義說明慧法。答言。惟分耨。菩薩悉示一切諸根。隨所樂喜而說其德。無常苦空非身之義。各令得其所。無數生死百千劫。持是法義而遍教授。無有滅盡。其智如是。是故菩薩博采眾義說明慧法。

賢者離越復問。云何菩薩如常樂禪。答言惟離越。菩薩習三摩越悉知諸法。於諸亂意者而起大哀。令發無央數行不禪無所樂。是故菩薩得禪。

賢者憂波離復問。云何菩薩得持法藏。答言唯憂波離。菩薩悉知諸法奧藏。從本已來泥曰離愛慾者。已應法藏教授一切。爲示愛慾令覺知之。於愛慾中令起道意。是故菩薩得法隩藏。賢者阿那律復問。云何菩薩得天眼徹視。答言。唯阿那律。菩薩於十方諸色。悉照見已。有色習者。而爲示現於一切法。悉示現無所著。令尋跡而得出。是爲菩薩天眼徹視。

賢者薄鳩盧復問。云何菩薩得諸根寂定。答言菩薩於一切界視如佛界。於佛界。視諸界無所有。是故菩薩得諸根寂定。

賢者鴦掘魔復問。云何菩薩得利諸根。答言菩薩視諸逆惡等之如道。是故菩薩得利諸根。

賢者摩訶迦旃延復問。云何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答言菩薩得四等無盡。何等爲四。一者義。二者法。三者次第。四者報答。是爲四。以一絕句。於百千劫。廣爲一切分別演教。而是教不近有爲不有所染。已淨無所卻。而是教於諸法界不動轉。於一切受而爲作受。是故菩薩得分別知眾經方便。賢者摩訶拘絺復問。云何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四事。答言菩薩於寂然法得此。已義等教授以住於法。以法等教授於所爲常歡喜而無恨。以等次第教授而響不可護持。以報答教授。是故菩薩得義法次第報答。

賢者羅云復問。云何菩薩得淨其戒。答言惟羅云。菩薩以淨戒三昧。舍戒犯戒。將養一切。是故菩薩而得淨戒。賢者阿難復問。云何菩薩而得博聞。答言。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樂欲聽聞。已聞則受其義。聞已皆持。所聞便以教授。是爲菩薩而得博聞。於是諸大弟子歡喜默然。

爾時須真天子謂諸大弟子言。屬文殊師利所說法仁寧有是事乎。諸大弟子言。吾等尚不能了知一法。何況爾所法耶。天子言。仁者若干種身。各各異類。其道義一也。大弟子答言。譬如牛跡中水。諸餘弟子所知如是。若車轂隱地其處受水。吾等之類其譬如是。譬如大海其水廣長。無有邊幅深難得底。於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爲尊。天子贊言。善哉善哉。所說至誠而不貢高。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弟子所言而不貢高。稱譽菩薩。審諦實爾。天子問文殊師利。仁者云何作是說。答言。如是天子。聲聞辟支佛。爲猗貢高爲離貢高。菩薩貢高出彼輩上。合聚佛法則是菩薩爲行勇悍。天子復問。菩薩貢高。欲令他人稱譽耶。答言欲將導一切故。如是天子。天子復問。云何如是。答言天子。是故菩薩方便稱譽佛乘。毀弟子乘。於大眾中。自現身所行及法事。所以者何。欲令一切

皆發道意。不欲使人起小道意。所以者何。焦燒佛種故。教一切人皆令遠離。所以者何。不欲令人貪樂故也。如是天子。欲令菩薩發大乘滅弟子乘故。天子復問。得無過耶。答言天子稱譽摩尼琉璃水精甚淨。無所玷汙。寧復過乎。天子報言。所說無過。答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不增不減也。天子。譬如長者子稱譽轉輪聖王功德。毀呰國中諸貧乞者。豈有不可。天子言無不可也。文殊師利。自如所說耶。答言如是天子。菩薩稱譽大乘而毀呰弟子乘者。而無所損。佛爾時讚歎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是所說爲甚快也。何以故。文殊師利。稱譽大乘毀弟子乘。弟子則毀一切乘矣。所以然者。其大乘者。皆生一切乘故。

須真天子經卷下

無畏品第五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何從造發道意。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從一切欲而起道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正作此語。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愛慾中與欲從事。爾乃成道不隨愛慾。則菩薩何緣得起一切道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心從何所建立於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諸佛法中建立道意。何以故。天子。道意本從諸佛法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在何所起。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一切佛法本無無所起。何以故。天子如虛空本無。從虛空本起一切佛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佛法爲幾何乎。可數知不。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亦爾。所以者何。如一切法。如來從是最正覺故。是故天子。如諸法等。佛法之數等亦如是。天子復問。云何文殊師利。淫怒痴寧復是佛法耶。文殊師利答言爾。天子。淫怒痴是爲佛法。何以故。愛慾無覺。以道之教教授故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將無一切皆當得佛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一切皆當得佛。審當作佛。卿莫疑也。所以者何。天子。一切當得如來正覺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皆得佛乎。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爲入寂然。爲入空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寂之與空云何得覺。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若不得空何從得覺乎。用空無侶無強無弱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曉空便得道乎。文殊師利答言爾。天子。如所語空則是道。佛說解空則爲入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空之行當云何行。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色慾行是則空行。於欲界行不爲情行亦不香行。亦不色行亦不無色行。亦不身行亦不心行。何以故。不行是行是亦空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來爲不行是本空行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來之空亦如是空。彼無所有於我亦爾。如無所行則如來行。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如無所有當何等行。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無所有當行無所有。不他余行至於他余亦無所有。如是行是亦無所有。天子復

問。文殊師利。假無所有持何等來。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至於淫慾而離於欲。則名曰無所有。於淫慾中習無所有。貪怒痴欲無慾不欲。是故名曰無所有也。於欲不習名曰無所有。以吾我身而住空行。名曰無所有。習是無所有亦無所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習而無所有。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習寂然則無所有。是空是閒是不生無所起。寂然則無所有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作而名爲習。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壞敗。是名曰習。明諸所有而無玷汙。是名曰習。不可限度等如虛空。是名曰習。離於貢高常照明一切。是名曰習。亦不多亦不少。是名曰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不曉習者。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知法習者。是名不曉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名曰曉於習者。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知法習者是則曉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意不妄信何所是其相。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諸無罣礙行是其相。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意不妄信菩薩。云何報畢信施之恩。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意不妄信者。是名曰眼見了一切諸法。不隨他人教有所信從也。意不妄信者。不復報信施之恩。何以故。從本已來悉清淨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下鬚髮菩薩不肯入眾不隨其教。是名何等。當何所應。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除鬚髮菩薩不肯入眾不隨他故。是名曰世之最厚也。何以故。天子。所作無爲名曰眾僧。菩薩不住無爲不止無爲。是故名曰世之最厚者。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設使菩薩正住於無爲有何等咎。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設使菩薩住於無爲無益一切。便墮弟子習爲滅度。是其咎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無爲則八道地。有爲則凡人地。菩薩爲住凡人地故。爲世之最厚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也。所以者何。菩薩亦不住於無爲地。亦不住於有爲地。是故名曰世之最厚。何以故。菩薩興發行者會止於有爲。不住無爲不造無爲。是故爲世作厚。住於有爲悉知可否處。住於無爲知諸慧處。已知有爲可否便住其中。已知無爲慧不止其中。天子。譬如勇悍健男子。張弓建箭仰射虛空。箭不住空亦不下墮。文殊師利語天子言。是爲難不。天子報言。甚難甚難。文殊師利言。菩薩所作又難於此。所以者何。於有爲中而不捨離。便得無爲故住於無爲。於有爲中養護一切。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之畏從有爲致耶。從無爲致乎。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畏懼從兩因緣致。亦從有爲亦從無爲。所以者何。從有爲中畏於愛慾。在無爲中畏於無慾。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尚無愛慾云何復畏。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三界不近是則爲畏。不近三界爲墮弟子地。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所畏。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有爲中常行智慧之慧。以善權慧不墮無爲。是爲菩薩得無所畏。複次天子。菩薩以一切故不捨有爲。以佛法故不墮無爲。是爲菩薩從得無畏。複次天子。菩薩所有福施因緣近於有爲。所有佛慧因緣不墮無爲。是爲菩薩得無所畏。複次天子。菩薩住於有爲爲已立禪。住於權慧爲從禪還。是爲菩薩得無所畏。複次天子。菩薩以道

意。住便起功德。以大哀住廣護一切。是爲菩薩得無所畏。複次天子。菩薩於空閒住覺知魔事。已善權住降伏魔行。是爲菩薩得無所畏。複次天子。菩薩以大慈住普而說法。以大哀住爲行雜施。是爲菩薩得無所畏。複次天子。菩薩住於生死殖泥洹本。住於泥洹殖生死本。是爲菩薩得無所畏。複次天子。菩薩於不生中而爲已生。於有爲中爲已出生。現所見法不於五陰及與六衰有所稱譽。悉見知離而無所生。寂然已寂不然不熾。於然熾中而無所生。悉持愛慾不爲愛慾之所玷汙。學者不學者皆爲已伏。不以弟子解脫而爲奇異。入於人身不捨法身。於魔界而現行於法界。無所放以慧入於無爲。以權從無爲而還。多所分現諸可不可皆而忍之。佛所示現常思樂見。法所示現而無狐疑。是爲天子菩薩得無所畏。

住道品第六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云何得住於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說滅貪法不於滅貪而求其證。說滅淫怒痴諸愛慾法。不於其中而求其證。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複次天子。菩薩說空不以空爲證。說無相不以無相爲證。說無願不以無願爲證。說不會不以不會爲證。說無生不以無生爲證。說無所起不以無所起爲證。說無分際不以無分際爲證。說離貪不以離貪爲證。說離所作不以離所作爲證。說滅事不以滅事爲證。是爲菩薩得住於道。複次天子。菩薩無所施爲具檀波羅蜜。不持戒爲具屍波羅蜜。有嗔恚爲具羼波羅蜜。以懈怠爲具惟逮波羅蜜。喜亂忘爲具禪波羅蜜。志愚痴爲具般若波羅蜜。是故天子。菩薩得住於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因作是說。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有四事無所施。何等爲四。一者不捨一切。二者不捨法。三者不捨道意。四者不捨諸功德。是爲四法不捨。爲具檀波羅蜜。天子。所以持戒。用心未調故。心已調便舍戒。已舍誡出於冥。已出冥爲已明。已舍明爲得等。已舍等便得慧。已舍慧便得解脫示現慧。天子當知。如是是以舍戒爲具屍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形。呰弟子乘讚歎大乘。已贊大乘爲至大乘。便具羼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不爲身口意所詭。則爲無懈怠所作。如是法爲具惟逮波羅蜜。天子。設是菩薩若於夢中。心不唸著兩際。所以者何。不樂弟子乘辟支佛乘故。已不樂弟子辟支佛乘爲至大乘。已至大乘爲具禪波羅蜜。天子。一切法皆痴。譬如草木牆壁瓦石。愚痴如是。見用久習羸劣痴義。是故一切痴法之本。以智慧慧備於道故。便具般若波羅蜜。天子。所作已應。是爲菩薩得住於道。複次天子。菩薩不捨生死跡。不求泥洹跡。於跡無斷。於跡無作。亦無所住。其入邪者爲立正道。是爲菩薩得住於道。複次天子。菩薩索一切人求一切法。亦不得一切人。亦不得一切法。所以者何。不捨菩薩道故。所說至誠而皆有效。是爲菩薩得住於道。複次天子。菩薩知弟子道無所悕望。知辟支佛道亦無所悕望。知菩薩道具足其根。滿諸功德然後乃隨。是爲菩

薩得住於道。複次天子。菩薩如生死所作會皆爲之所作果實不受也。合會之態不能玷汙。一切功德悉作道願。不見有不退轉之道。所以者何。悉具足故。是爲菩薩得住於道。複次天子。菩薩於道而求於道。而不滅度。是爲菩薩得住於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於道而復求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以生死故名曰道。菩薩求道欲脫一切故。一切無所有。亦無所求亦無所度。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一切世間所入道是菩薩行耶。文殊師利答言。如是天子。審如所說。一切世間所入則菩薩行也。何以故。如是天子。行於世間不爲俗法之所玷汙也。隨愛慾現無慾。不墮無慾於生死而示現。知一切法不生不起爲無榮冀。於無榮冀而不求證。持於五陰六衰。離於五陰六衰。非我所見知持五陰六衰者。一切而爲說法。五陰六衰空無所有。亦不可見。已知無所有。便逮禪惟務三昧三摩越。合以爲一便得意止。心便堅住已得堅住。便能遍入一切人心。其心不止爲樂於魔眾。菩薩不爲魔事之所污。不捨於佛界。於魔界隨所作爲。於法界處而不動還。於人界處施護眾生。是爲菩薩精進隨一切世俗之行。

菩薩行品第七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爲精進行。願爲說之吾等欲聞。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行是爲甚清淨所敬之行。皆已得住是菩薩行。於諸所有無所缺減。於空閒所作應意已辦。意存於道是不忘行。心意平等是施與行。心意已調是爲戒行。心意已寂是爲忍辱行。意不懈倦是精進行。身意靜默是禪思行。於法界行不著所有是智慧行。不爲不可是慈心行。一切不有是大哀行愛慾非我所爲已空是則喜行。廓然無念是則護行。不願天人是寂定行。了知眾事是苦智行。計陰如幻知緣起行無黠等類是滅知行。分部以滅是道慧行。不樂合聚是因慧行。了知陰然是緣慧行。於義決律是俱會行。無處所義默無所語是依法行。法界無所壞是依滅行。名色無所有是依報行。如音如響依上義行。示現具好依身慧行。身情嚴好具依經空行。有罪自悔是依戒行。知人心是天眼行。罪淨是耳聰行。戒甚淨是知他心行。眾罪已畢是宿世行。計三涂等是神足行。心得自在是堅強行。無所壞敗是爲要行。不動不搖是安造行。不震不駭是爲等行。常念無怙是虛空行。觀而悉知是爲幻行。莊嚴相是夢行。邊幅相是炎行。不聚相是影行。不貪相是響行。義決律相是野馬行。恍惚相是空行。身份部相是無想行。意分部相是不願行。三界分部相是無相逢行。相逢分部相是降伏魔行。心意識不有不相。是不斷三寶金剛行。一切增益是行之相。如是之心。天子。菩薩行道之行。

分別品第八

爾時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住於道菩薩。其行已過諸聲聞辟支佛上。文殊師利答言。如是天子。審如所言。菩薩之行實過諸聲聞辟支佛上。何以故。亦無信證。亦不持法。亦不八行。亦不須陀洹。亦不斯陀含。亦不阿那含。亦不阿羅漢。亦不辟支佛。亦不多陀竭。亦不三耶三佛。亦不世多羅。如是天子。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爲菩薩也。亦不俗法。亦不淫法。亦不怒法。亦不痴法。亦不生死法。亦不泥洹法。若不知此不計是菩薩爲菩薩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如此。何因菩薩而得信證至泥洹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了信諸法一切遠離。於欲無著不信於余道。所以者何。信六波羅蜜道故。信已便持。所可縛著者而度脫之。常求未然之慧。於生死亦不懼。於泥洹無所畏。是故菩薩得持信要。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持法要。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諸佛所說法教皆悉持之。不甘世味以法爲飲食。立於法義不住愛慾。則得法力不爲俗力。得法義不尚俗義。得法尊不爲俗尊。得依怙法不怙於人。說中正法不說非法。住法法處不處非法。以法徹見審無蔽礙。悉知諸法得陀羅尼諦識不忘。以七珍事於寶具足。猗一切法便得住於自在之法。是故天子。菩薩得持法要。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是八事。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出於八邪。以淨功德行八直行。滿於所願便得入道。一切世人在八難處。皆悉住之。於無難處爲得男子八覺之念。常願道意而不放舍。得八惟務禪。是故菩薩得是八事。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須陀洹。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視一切人。皆如墮海隨水下流。有多力者逆水上行。斷生死流不毀其本行。而得等斷於三惡之道。一切使得安隱之處。遠離於猶豫諦。住佛法藏。過於凡人跡。樂立佛法跡。了生死際便向泥洹門。於諸世界第一之厚。常立於人志泥洹行。使人向道得會道場。審現教授遠離生死。在有爲中示現無爲而嗟嘆之。等樂於阿惟越致。是故菩薩得入須陀洹。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斯陀含。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知一切當來未然之法。來入生死中護於一切而爲說法令至無爲。不見有法至無爲者。亦不見來。亦不見住雖示現來而無愛慾。去則畢於所作。來則不違於本要。來則不隨於魔教。來則到於道場。來便持諸佛教而示現。依怙諸法來護一切。令度生死淵。已得堅強神通之道無能壞者。是故菩薩得入斯陀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那含。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所見而不復還。不隨諸陰蓋。不墮諸顛倒。於是不復還亦不來亦不去。於是不復還。亦不從非法之教。亦無所畏。亦無所貪淫。亦無嗔恚。亦無愚痴。不復還。所作事常勝具滿於

佛法。去來功德等而無異。一切所作已畢無會。爲已受決。所可造而不起。所不自在者以慧而度之。黠不從他人侍。是故菩薩得入阿那含。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阿羅漢。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悉棄所有。降伏貪慾而爲一切說法。諸嗔恚者。而降伏之以法教授。使除惡態。伏諸愚痴以法而化。已得空聚悉見諸法。不捨一切精進。於諸佛法。心不樂世間。一切合會皆無有常。於供養中常爲之最。譬如蓮華不著泥水。無我無持亦無所有等持諸法常念爲之。以慧分別空。隨人所樂而立其志。宿命所願皆已滿足。意之堅住不隨他人教。諸語之好惡一切無所受。歡喜而得決。以決轉度一切。是故菩薩得入阿羅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聲聞。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所不聞法而爲說之。是爲聲聞。於聲聞乘而無有信。於諸著法已不生不起法界。使未聞者聞。緣諸因緣者。以無我無人。使習聞之。於空法教不限佛法。其所作法譬如虛空造諸法要。聞常精進無所罣礙。從他聞法不受行。自是於禪不隨他教。去來現在所有音聲悉曉知之。已斷所作不可盡。以爲得具足。復得無盡譬喻法義。悉知一切人意所行。以慧示現而導利之。隨其所欲而爲說法。令到其處而不貢高。常行本願。是故菩薩得入聲聞。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辟支佛。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得因緣便。知諸法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有主。而自莊飾者。僞而無實無所屬。其因緣相譬亦如是。諦見諸因緣。以道爲飲食。於律法而不捨是諸波羅蜜之侶。一切道證則法之侶。於四恩事而無貢高。是神通之侶。知因緣法而不斷著。不信余業得平等覺道。信見知處不以爲異意。而不隨壞敗小乘功德。爲立大乘。以因緣行一切諸法。是故菩薩得入辟支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於佛。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悉覺知一切法本皆空寂。覺知一切本無所有。覺知諸行於惡處人中天上。意悉遠離眾所安樂。所以者何。悉曉了諸慧故。自意覺智慧。知諸欲空自身亦空。以一時念則覺道。次不爲余轉。便現無數若干之事。是故菩薩得至於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多陀竭。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如來道來。如者爲諦。無一道忘。如者爲造立。如者爲施與。如者爲戒。如者爲忍辱。如者爲精進。如者爲一心。如者爲智慧。如者爲善權。如者爲慧。如者爲人亦不人。現立爲人習斷生死行。於諸行中等出其上。度恐畏者至於彼岸。所度無彼亦不在彼。至於在此亦不在此。用本淨故過於二處。遠離於冥平等見明。於冥無冥而度於冥。如來從空來。壞

散垢穢使歸於空。是故菩薩得至多陀竭。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匐迦波壞生死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破壞愛慾。得度三界生死之處。於有處示現無處。凡一切人皆擔重擔降壞魔眾。於諸處所樂喜著者皆遠離之。令放重擔絕離其處。遍見所生善惡眾處。已去所處樂舍貪淫。以柔軟心用定身意定於戒智。悉見惡處離而不著。悉入諸身知一切態。正生死處導利福施。廣設橋樑常樂供養。滿覆三處未曾厭廢。爲三界人之所戴仰。是故菩薩得至匐迦波。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三耶三佛平等覺。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心於五逆。若於正道。其意平等。是故無不等覺。等於所見及四顛倒。等於陰蓋諸所覆蔽。於道無異。是故無不等覺。等淫怒痴及於諸欲亦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於凡人法習法不習法。辟支佛法菩薩法悉等於道。是故無不等覺。是故菩薩得至三耶三佛。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至世多羅世尊。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教誡世人。使得功德嗔恚不生。聞法教者。則皆奉持教非法教。爲轉法輪。甘教慈教三千世界教。爲一切世尊教。爲受一切自歸。爲一切作燈明。爲一切明中最明。爲一切作寂然之寂。令一切人無有思想滅而不熾。爲一切人解諸狐疑。狐疑諸難皆爲已斷。爲一切人長益功德。爲轉輪王四天王釋梵之所禮。爲愚所輕不以恚恨。爲智所嘆不以歡喜。心恆平等常若虛空。世尊爲最等於世間。是故菩薩得至世多羅。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缽速禪陀嵐凡人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一切人民所行。以善權示現一切凡人行。而知之無所著。是故菩薩得入凡人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勒迦陀嵐貪淫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常愁悲泣欲得佛法。常貪樂成身如如來身。慈向一切而無恚怒。是故菩薩得入貪淫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雨/對]陀嵐嗔恚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一事中見十八事。於聲聞辟支佛乘譬如冤家。不勸發人使起是業。於有爲中而現愛慾。於愛慾中心無所著。所以者何。欲養一切故。是故菩薩得入嗔恚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瞀訑陀嵐愚痴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識知是名曰痴。於無識習習等定法。亦不知亦不曉。亦不喘亦不息。亦不作亦不壞。是故菩薩得入愚痴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僧薩陀嵐生死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生死而不動。所以者何。求佛道故堅住不動。一切眾魔不能得其便。一切諸行得無所著。等於生死亦等佛法。於小道而不樂。於大道而等見。不動亦不轉。是故菩薩得入生死法。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入泥洹陀嵐滅度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隨諸習俗現泥洹道。知一切法習而滅之。於泥洹行不般泥洹。於泥曰行不永泥曰。是故菩薩得入滅度法。

頌偈品第九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云何菩薩得持權慧自在所入隨俗教化。爾時文殊師利便爲天子歌頌偈言。

心於欲無所著　　常志求無上道

意所習眼悉見　　以是故智慧相

令一切皆發意　　常使願於此道

心於道無所舍　　如是者善權相

一切人亦無人　　智慧者曉了是

悉已淨諸空寂　　以是故智慧相

悉合聚一切人　　諸受身有著者

以道德成熟之　　如是者善權相

身本空亦如是　　於本無無所見

猗三場爲已淨　以是故智慧相

諸所有悉惠施　頭目身及珍寶

爲一切立所願　如是者善權相

樂清淨於寂默　不於戒自貢高

身口意悉俱寂　以是故智慧相

自身戒悉已備　亦勸贊持戒者

佛亦皆從戒成　如是者善權相

無吾我而得忍　一切大亦皆空

身口意無缺漏　以是故智慧相

亦不身口所說　心於是不起亂

一切法皆寂淨　如是者善權相

常忍於一切人　若罵詈加捶杖

愍一切護不捨　以是故智慧相

悉了信一切福　皆勸勉一切人

常審行於道軌　如是者善權相

常等行於三昧　皆悉滅於愛慾

於習著而不爲　以是故智慧相

所樂禪皆棄捐　　於城郭而現行

欲愍導一切故　　如是者善權相

不在此不在彼　　已正住於中間

所不可見便離　　以是故智慧相

常於空無厭足　　如是者爲曉空

便哀護一切人　　如是者善權相

無相法乃見佛　　等視之如虛空

於色像無所住　　以是故智慧相

已供養萬億佛　　爲一切供養雄

悉已得佛相好　　如是者善權相

法淨無淫慾塵　　平等視如虛空

如此法無所持　　以是故智慧相

於法界爲已住　　所造立常究竟

於是而不動搖　　如是者善權相

一切人無能知　　其法義亦皆如

察視之本端空　　以是故智慧相

無所生亦不滅　悉曉知一切法

亦不去無從來　如是者善權相

所在生常安隱　於五陰無色慾

常悉護於一切　以是故智慧相

常習在於空閒　無我法不造立

常奉修禪三昧　如是者善權相

於丘聚及城郭　柔軟音以教授

所說法無厭極　以是故智慧相

於三世無恐懼　於苦樂無所住

自調身根已寂　如是者善權相

於大眾心等定　於憂慼意亦爾

悉現身於其中　如是者善權相

悉已行無礙慧　常不住於名字

如空等無所語　以是故智慧相

於欲縛現其中　法教授於人民

常讚歎於三寶　如是者善權相

於神通行功德　常調心寂三昧

自處中不高卑　以是故智慧相

神通具飛變化　便去到億剎土

悉供養巨億佛　如是者善權相

視陰蓋譬如幻　於愛慾無色著

便得滅諸魔眾　以是故智慧相

於諸魔而示現　示現已便舍離

於其中度一切　如是者善權相

常親近度脫門　便得空無思想

願施於所當施　以是故智慧相

於嗔恚無怒害　不愚痴慧之聚

無長益栽不生　如是者善權相

所當作信已辦　常奉行於眾慧

悉過諸波羅蜜　以是故智慧相

雖現於貪慾痴　喻忤之非黠根

用是護於一切　如是者善權相

得平等若泥洹　便能滅於叢聚

已降伏於三界　以是故智慧相

於是世生死聚　一切人是朋友

所作福無厭足　如是者善權相

因八直而空寂　是則爲菩薩慧

智慧及權方便　順此乘得世雄

行善權智慧俱　亦不生亦不有

智慧與善權俱　至得黠無貢高

智慧及善權慧　常相隨與並行

如兩牛共一轅　覺法田無有上

道類品第十

須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子。道爲何等類。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我所處是道類。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處是道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寂靜是道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相。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虛空是道相。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住止而爲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住止於虛空是則爲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誰之所立。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從諸法立。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道之本。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平等則道之本。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何所持而爲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持無我無人。是故爲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而與道等。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所生無所起。則與道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去至何所。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去至一切人心諸所行中。所以者何。無所行亦無所至。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何所出生。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大哀則道所出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大哀是道之所生。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度於一切是則大哀。道之所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道從何求。文殊師利答言。天子。道從一切愛慾中求。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愛慾而能出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淨八直行是故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

何八直行與愛慾俱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爾八道與愛慾俱。卿將讚道之淨乎。淫怒痴儘是故道。如行愛慾行道亦爾。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於此行中何所爲作而與道合。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於此行中亦不得愛慾。亦不得生死。亦不得泥洹。是故道。道之所行得合於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是菩薩行。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六十二見。四顛倒。五覆蓋。一切無功德輩。是菩薩行。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是事云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善權方便。廣隨所入欲救度一切。一切所求惟因諸見愛慾四顛倒中求。所以者何。一切從是中生故。於此求索一切不可得見。亦不見所見。愛慾亦不可見。四顛倒亦不可見。亦非一切亦非不一切。所以者何。護脫一切故。如是天子。當作是知。菩薩道於愛慾中求。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不從三脫門而求道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不可從空而成道。亦不可於無相。亦不可於無願而成道也。所以者何。於是中無心意識念亦無動故。有心意識念動者乃成其道。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所施行而名爲道。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愚痴與道等。道與愚痴等。施行是等。則名曰道等。於直見等於邪見等。於直念等於邪念等。於直語等於邪語等。於直活等於邪活等。於直業等於邪業等。於直方便等於邪方便等。於直意等於邪意等。於直定等於邪定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直見與邪見等。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等於虛空等於寂靜。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空與寂靜有何差特。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虛無等虛空等。是寧有異不也。天子報文殊師利言。虛無等虛空等。實無有異也。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空寂適等亦復無異。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所說等而復有稱譽讚歎之差特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便有異而致稱譽讚歎。設使無思想因所作而自貢高。解知是義相者是無有異也。譬如天子萬川四流各自有名。盡歸於海合爲一味。所以者何。無有異故也。如是天子。不曉了法界者便呼有異。曉了法界者便見而無異也。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法界乎寧可得見知不也。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法界不可得見知也。所以者何。總合聚一切諸法故。於法界而不相知。於是法界而等唸得三世之慧。是則法界之處。棄捐煩亂猶豫之心。是則知處所。亂語者終不受之則知其處。譬若天子於無色像悉見諸色。是色亦無等如虛空也。如是天子。於法界爲甚清淨而無瑕穢。如明鏡見其面像。菩薩悉見一切諸法。如是諸法及於法界等淨如空。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辯才慧。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以空身慧而無所斷。於諸所見自現其身。爲一切人說無常法令離是身。是爲菩薩得辯才之慧。知所有空於一切皆無所有。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得分別諸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知空寂於有身無身而不作異。是故菩薩得分別諸法。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爲導師。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法亦不住。亦不不住。是故天子。菩薩得爲導師。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知一事了無數事。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無思想而

不動搖。是故菩薩。得知一事了無數事。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能有要現入三品不。何等爲三。等於正要。入於不要。入於邪要。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於正要入佛法。於不要入聲聞辟支佛地。於邪要入度一切。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菩薩寧有住於閒復住於懅不。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有閒務。天子復問。何以正爾。何故得入於懅。答言。以諸懅故而住示現。育養眾生而令得閒。所以者何。瞻視一切故。天子。聲聞解脫自爲身故。所以者何。是爲得閒。菩薩不於是中而示現。複次有懅者皆來得道。菩薩而往示現。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仁者今得閒耶。而懅乎。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吾亦不懅。亦復不閒。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故如是乎。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吾未有所至。亦無所得。不閒於閒。亦不須臾亦不一時。以生死爲拘。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爲降伏魔場已。文殊師利答言。實爾。天子。如仁者所云。說是法言爲降伏魔場。何以故爾。天子。如是法言不識五陰。亦不於愛慾有所棄。亦不於解脫有所起。亦不近於解脫。降伏於異道。何以故爾。天子。一切異道行不在其中。爲堅立法英。所以者何。無冥皆悉明故。爲轉法輪。爲斷一切諸所見已。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說是法言爲有幾人得知法世。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無世爲不冥。是則法世之所作。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世人聞是法言而得解脫。甚哉難值。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其不厭於世縛者乃信是法無不解脫。天子復問。文殊師利。厭於世縛爲何所是。文殊師利答言。遠淫怒痴棄於愛慾。覺知苦者而欲求脫。是則厭於世間縛。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誰復不厭世間縛者。文殊師利答言。天子。等於淫怒痴。等於愛慾。等於解脫。是故不厭世間縛。於是眾會聞說法言莫不踴躍皆得歡喜。爾時雨於天華及栴檀香。諸天亦復持衣裓盛花香。散於佛上及文殊師利上。鼓樂絃歌來供養佛。億百千諸天以柔濡聲讚歎於佛。復於虛空奮振衣服。喜踴加倍僥倖乃聞是法。爾時眾會一切人民見是變化皆以華香及與衣服。散於世尊及文殊師利童子上便說是言。世尊。聞是法言而不信解者爲不值見佛。云是法言非佛所說者。爲非除鬚髮及持大戒者。亦不諷誦復不信樂。亦非沙門婆羅門。而不隨是。是輩無四德。亦無名字。所以者何。用恐畏故。聞是有信菩薩摩訶薩最上菩薩種種功德者。爲盡生死底斷絕諸惡道。於過去當來今現在佛世尊所。得持是法而堅住。聞是法因是皆當解脫。有受持諷誦廣爲一切解說其義者。是爲持戒清淨而完具。是爲值見佛。是爲轉法輪。是爲沙門。是爲婆羅門。是爲除鬚髮。是爲受大戒。是爲有所得。是爲有名字。

爾時世尊於眾會中贊言。善哉善哉。於是佛語彌勒言。受持是法當諷誦讀廣爲一切說之。說是經時十二那術人眾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三萬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萬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佛語彌勒。仁者得佛時一切菩薩及諸會者。皆當逮得奉持是法。其聞受持是深經者。彌勒皆當授與其決。爾時世尊語賢者阿

難。書持諷受是法言品廣爲一切說之。阿難白佛言。唯受持之。阿難問佛。是名何經。云何奉行之。佛言。是經名須真天子所問。是名文殊師利童子所報。是名斷一切諸法狐疑。是名一切諸佛法普入方便慧。分別照明教授之持當持審持持而諦持。說是法言時三千大千不可計剎土六反震動。佛說經已。文殊師利童子。須真天子。彌勒菩薩等。賢者阿難及大眾會諸天人民及犍沓和阿須輪阿須輪人民。皆大歡喜前爲佛作禮而去。